仔馬的慣習

習慣去一家超級市場，最近將貨架擺設來了個大兜亂，差不多大半個月時間了，每次光顧客們聲來讚去找買實的東西，個別找了半天找不到的，只好請店員帶路。景象和以前那種悠閒氣氛迥異，相當有趣。

我進入超級市場通常在兩種情況下，其一當然是買東西的。有目的而來，我十次中有七、八次是匆匆進入取下所需物品，急急排除結賬鬆人，所花的時間極有限。

另一種情況是在我空閒無聊之際，一個人在貨架中逐樣細看貨品的用處、效能，並將不同價錢的作一比較。碰到有新貨色陳列（這情形實在不多），興趣更大。既然只爲了「睇嘢」，好多時候便會空手而出。

超級市場將貨架大兜亂，對我購物引起不便，平時入門便採取直綫取貨的辦法，現在則要兜圈子找，對有些不急用的物品，一聲「費事」便放棄採購。

人總在有意無意中受「習慣」左右。像這家超級市場的情形，擺設維持四年不變，養成了老主顧習慣，一旦改變多少有點微言。想深一層，商店原有的貨品仍在範圍之內，我們只是不耐煩，不習慣在別的貨架找吧了。

以前在報社上班，長時期習慣了夜睡晏起的生活，當我改做日間工作時，每天早起可辛苦了。

報社的夜間工作總要在凌晨三時左右才會睡覺，第二天的起床時間怎會才拖到中午前？習慣了夜睡，精神十足的，非磨也不能早睡。每晚眼瞪瞪的，精神十足的，非磨到深宵不能合眼，試問要大清早起床是否羅命？

現在我可是早睡早起，但終腦裡面的「時鐘」校正過來，我也花了幾年時間。新習慣（指早睡早起）養成後，偶然要過回點舊生活方式又不能適應了。晚上過了十一時便頻頻打呵欠，死未。

太平小記

多瀏知所民人放開陸大

駕機往北京的華航機師王錫爵所發表的談話中有云：「在台灣當然看不到有關大陸的報道，但我由于工作關係經常到別的國家，經常從那邊可以看到祖國各方面進步情形……」常去台灣的一位女士說：「台灣報紙上報道大陸是有的，限于不好的方面；好的方面，例如八四年參加奧運的勝利也不敢多着墨。但有一點可肯定，像王錫爵那樣地位的家庭，像聽大陸電台播音不成問題，用『偷聽』兩字未必恰當，他是國民黨員要知己知彼，聽大陸電台播音是件小事！我在台北的朋友家中看大陸片『西安事變』的錄影帶，台北市上有賣，敢做這種生意，可謂大胆了。」我接受其言，家在台北的一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女兒常來香港，知道他們父女聽大陸播音已成習慣。

許多大陸作家的作品，台灣大學生都不知道，譬如魯迅等很早寫的作品，台灣不能賣。五十年代末，有一世侄女是台灣大學學生，她對早期文壇名家的名字與作品很陌生。現在如何？我所不知。在四人帮垮台前，大陸人民對世界上的事所知要比台灣人民少得太多，此點亦是香港人的常識了。開放後情形却不同，人民所知已漸多，乃有不少人感到中國的落後處太多，也有盲目崇洋者，以爲外國都好。崇港甚至崇台的也有，因此出現「大陸郎醫君」。當然大陸趙洋的更受重視，例如乒乓、羽毛球、女子排球與體操之類，體育以外則極少了。

醒目

台灣「症發併兵老」

有人說，王錫爵這次回大陸，是患上了台灣近年極受注意的「老兵併發症」。王錫爵抵達北京後說，和他情況相同之人，台灣還有很多。

什麼是老兵併發症？王錫爵雖未明說，他正是患上了老兵併發症，但從他的說話分析，他患了老兵併發症，但從他的說話分析，他正是患上了老兵併發症。

照我理解，所謂老兵併發症，其實便是老兵思鄉病。王錫爵是個退役老兵，今年已五十七歲，離鄉別井近四十年，而上有高堂，下有兄弟。照他說，假如他再不回去，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到自己的親人。他的這種感情和與日俱增的懷鄉病，正是台灣和他相若的老兵都具有的通病。

當然，這裏所指的「兵」，不得不隨着蔣介石一同流落到台灣的一切人等，都可以說是老兵。這些人的思鄉之情，當不亞於王錫爵。

由於台灣國民黨拒絕中共提出的「三通」，又頑固地堅持它自己的所謂「三不」，致使所有這些老兵們，將近四十年有家歸不得。台灣當局之不近人情，莫此爲甚！

但事實上，人們的懷鄉病，特別是這種老兵併發症，一經發作，什麼力量也抑制不住。觀於王錫爵，他現在在台灣的生活不可謂不優厚，可是他寧願放棄高薪，離妻別子，也非回大陸看看他的父親和其他親人，以及大陸的山川樹木不可。

醒目詩詞

減字木蘭花

定額罰款五千萬元

被罰之人都幾茅！紛紛捷帜竟悟交。官方惟有把銀尅。
有法緣何不依法？自嘲還是把人嘲？惹人日夜去推敲。

醒目

西

醒目

面

醒目

面

醒目

面